

§ 月影下的初遇

雅典近郊，城外第五山丘的林間小徑向北蜿蜒，月光斜照之處，一排殘垣斷壁靜默矗立，彷彿遺忘在時間縫隙中的書頁。

這裡原是某個數學學會的舊址，自薩摩斯來的學者曾在此演算星象與比例，然而自戰火與瘟疫席捲以來，它便只剩些許記憶與迴音。

夜風微起，枯藤掠過破牆，發出悉索聲。

赫利歐羅斯靜坐在祭壇遺跡旁，鬢髮垂落，斗篷掩身，雙眼映著石面殘留的圓形幾何圖紋。他彷彿在聆聽某種來自地底的語言，一道道線段與角度，在他指間重現、重構、又崩解。此刻的他，既像祭司，又像幽靈。

直到那個聲音出現。

「你在等誰？」

清亮、年輕，卻不屬於這片荒野。

赫利歐羅斯的眉微蹙，他未動，只轉頭看向聲音來處。

一名少女站在階梯的殘端，身穿淺灰短斗篷，腰間掛著一個羊皮卷袋，手中拿著一根木笛，頭髮略亂，被風撩起一撮覆在臉頰。她看起來並不懼他，甚至還輕輕側頭，好奇地觀察著他與他身後那圈斑駁的刻紋。

赫利歐羅斯沉聲：「妳怎麼會來這裡？」

「我迷路了。」她說，語氣誠實。「今天傍晚進山採果子，走著走著，天黑了，腳也不知道怎麼地就踏進這裡了。」

他目光銳利如刃，仍不語。

她又說：「但這裡……不太像是普通的地方。那些線條，像是會發光的東西……我走進來時，感覺有一種聲音，在地底輕聲說話。」

赫利歐羅斯的指尖頓了一下。

「……妳聽得見它們？」

「聽得見一點點，像是夢裡那種語言，不是詞句，是節奏。我從小就這樣，只是從沒告訴別人。」她走近幾步，站在一塊碎裂的石板邊緣，月光灑下，映得她的眼眸閃爍如泉水。

「我叫奧麗芙。」她停了停，「你呢？」

他微一遲疑，似乎在衡量什麼，終於低聲道：「赫利歐羅斯。」

奧麗芙喃喃念了幾次這個名字，像在心裡記住它。

「你是這裡的守護人嗎？」她忽然問。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你是來找什麼的？」

赫利歐羅斯輕聲一笑，卻沒有笑意。

「找一個死去太久的人。他曾經站在這裡，講述一個世界裡不被接受的真理。然後，他就再也沒回家。」

「他是你的朋友？」

「……他是我。」

奧麗芙皺起眉頭，一瞬間沒聽懂。

赫利歐羅斯抬起眼，月色在他深黑的瞳孔裡化成一道銀芒。他的聲音變得平靜，卻滲著難以名狀的重量。

「我叫赫利歐羅斯。但很久以前，我叫——希帕索斯。」

那名字一出口，空氣像是微微震動。

奧麗芙的眼神改變了。她望著他，好一會兒才低聲說：

「我聽過這個名字。在我母親留下的書裡——他是被詛咒的數學家，對嗎？說了不該說的話，就……消失了。」

「他沒有被神詛咒。」赫利歐羅斯道，「是人類。那些懼怕無理數、懼怕破壞秩序的人，他們才是行詛咒者。那天，他被沉入水中。他的肺被水灌滿，但心中仍在默念黃金比例。」

奧麗芙沉默，眼神裡出現一種說不清的憐惜與尊敬。她緩緩走到他身邊坐下，小心地不踩過那些圓弧與線條。

「那你為什麼還活著？」

赫利歐羅斯輕聲道：「我沒有活著，只是還沒死完。」

夜靜了下來，只有遠處松樹的低語。

「你還恨他們嗎？」她問。

他不答，只反問：「妳相信復仇可以讓靈魂安寧？」

她搖頭：「我相信原諒不是為了他們，而是為了自己。」

赫利歐羅斯靜了許久，忽然問：「為什麼妳不怕我？」

「因為你在哭。」

赫利歐羅斯一震。

奧麗芙轉過臉來，輕輕用指尖碰了碰他頰邊——那裡，竟真的有一道細痕濕痕，藏在他鐵石般的表情之後。

「你不像傳說裡的鬼魂。你只是……太孤單了。」

那一刻，赫利歐羅斯第一次感到，有什麼東西，從她的指尖穿過他的外殼，像水，像光，甚至像……希望。

他垂下眼，輕聲說：「如果妳不是凡人就好了。」

奧麗芙歪頭一笑：「誰知道呢？說不定我哪天就飛起來了。」

他低低笑了一聲，這次是真正的笑。

他們就這樣並肩坐著，月光灑在他們中間，像一道尚未解開的方程。